

卫斯理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central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imperial attire, including a large, ornate crown and a long, flowing robe with intricate patterns. She is holding a sword. Behind her is a large, glowing green circular portal or ring. A white tiger is leaping out of the top of the ring, its mouth open in a roar.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blue sky with a crescent moon and stars. The title '卫斯理' is at the top in large red characters, and the series name '虚夜飞传奇系列' is in a green box in the middle. The bottom text '续梦迷城' and '隔世桃园' is in large red characters.

虚夜飞传奇系列

续梦迷城

隔世桃园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虚夜飞传奇

续梦迷城

隔世桃源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责任编辑:葛佳映

封面设计:静彦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虚夜飞传奇

续梦迷城 隔世桃园

作者:卫斯理

出版发行: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经 销: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陕西安康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380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 7-80605-194-5/I·161 定价:15.8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倪匡科幻小说系列

亚洲之鹰系列

- | | | | | |
|-------|-------|-------|--------|----------|
| 1. 鬼神 | 4. 怪头 | 7. 蜂后 | 10. 夜光 | 13. 解开死结 |
| 2. 妖偶 | 5. 巨龙 | 8. 火凤 | 11. 异人 | 14. 游魂 |
| 3. 魔像 | 6. 蛇神 | 9. 飞焰 | 12. 死结 | 15. 困兽 |

公主传奇系列

- | | | | |
|-------|---------|---------|--------|
| 1. 天敌 | 4. 尺蠖 | 7. 离魂奇遇 | 10. 神机 |
| 2. 夜归 | 5. 大宝藏 | 8. 神话故事 | 11. 暗算 |
| 3. 宝刀 | 6. 消失女神 | 9. 四条金龙 | |

虚夜飞传奇系列

- | | | |
|----------|----------|-----------|
| 1. 亡灵搜索队 | 5. 续梦迷城 | 9. 惊天变 |
| 2. 蜃楼劫 | 6. 隔世桃园 | 10. 夺命环礁 |
| 3. 星际烈火 | 7. 无名咒 | 11. 捕魔船 |
| 4. 生死神 | 8. 裹尸布之谜 | 12. 科幻搜神记 |

目 录

续梦迷城 (1)

隔世桃源 (137)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虚夜飞传奇

续梦迷城

闹市中一幢神秘大厦

这是一幢很邪门的大厦。

自从有地产大亨提出全面收购，但接二连三死于非命之后，地产界就再没有人胆敢提起‘巫氏大楼’这个名字。它是一幢典型的六十年代多层式大厦，楼高二十八层，矗立在城内通衢大道的黄金地段，一向都被地产集团凯觞，是旧区重建计划中一块大肥肉。

整幢‘巫氏大楼’的业权，都属大业主拥有，全部单位均是出租的。据闻身为大业主的巫氏后人，在大厦落成后不久，便相继移民海外，从此就直再没有返回这个城市。据说，‘巫氏大楼’的租客都是一代传一代的。每一个当年在这里出生的孩子，在父母去世后，仍会继续租住随着自己成长的单位，结婚生子，每个月依时将极便宜的租金，存入一所物业管理公司的户口里。

城中的地产经纪，从未试过接获一宗‘巫氏大楼’单位出租的委托。住在这幢邪门大厦中的租客，岂非每户一住便是二十多年？既没有人搬出，也没有人搬进，令这幢传言多多的大厦更添神秘。

其中一个传闻是闹鬼。“巫氏大楼”落成一周年，当时一位年华双十的玉女明星，身穿火红旗袍，从这幢大厦的天台跳下，结束她如日中天的电影事业。自此之后，不少住在该区的夜生活男女，都曾经在微风细雨的深夜，在“巫氏大楼”后巷，听到清晰的歌声，甚至看见一个长发披肩的黑影，在堆满

垃圾和杂物的长巷中飘荡。二十多年来，传闻从未有停止过。每隔一段时间，又会再传出女鬼出现的怪事。最近一次，只不过是半年前。

就在女星于这幢大厦自杀的第二年，一场豪雨之后，“巫氏大楼”那幅巨墙之上，便出现不可思议的水渍。

由二十八楼到地下的无数水渍，竟然构成一首五言古诗。

其实形容得正确一点，这只不过是大厦外墙上无数水渍，被迷信市民穿凿附会的结果。大约一个人高的斑点，远望起来，的确像一个毛笔字。当年一位著名书法家，甚至认为这组神秘出现的文字，是唐代大书法家褚遂良的笔迹。不过，由五组水渍构成的诗句，究竟写什么，则莫衷一是，几乎有好几十个版本。甚至整首古诗是六句还是八句，亦有两派不同的说法。

‘巫氏大楼’外墙的异象，在二十多年前轰动一时，每日都吸引无数好奇的市民前来围观。城中的各大报章，除了争相报道外，每天更刊登多首由玄学家推测写成的古诗。大群市民扶老携幼，拿着报纸上的诗句，跟外墙出现的模糊水渍互相印证，已变成茶余饭后的免费消遣。

某天，‘巫氏大楼’巨墙上的神秘水渍，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又或者可以说，永远再没有人知道，水渍是否仍然存在。因为巨墙上的水渍其实并非消失，而是整幢‘巫氏大楼’的外墙，事隔一夜，竟由米白色自动变成粉红色。

大厦外墙漆上的是异样的深粉红，极为丑陋，使人联想起灵前公仔面孔与双手的颜料。这极难看的粉红色，随着岁月流逝而逐渐剥落，已褪色到令人不忍卒睹。

随着飞跃的工商业，高耸入云的新型大厦，一幢接一幢的包围住‘巫氏大楼’。高科技的建筑物，跟仿如怪兽的考古董，形成一种强烈对比，成为不少设计师的限中钉。

尽管不少赶时髦的人，对这一幢垂死的古老大厦恨之入骨，但却无可奈何，眼白白让大厦留在不属于它的世界。

梨园姐妹霜影雪桃花月

电视台的新闻采访工作，就像眼前阴晴不定的天色，有时候突发新闻接踵而来，令人忙到透不过气，但有时候却忽然间天下大平，令人闷得发慌。就好像今天接到的任务，就是典型的软性新闻，我甚至怀疑是否属于新闻部的工作范围？采访主任缩头龟，竟然派我去拍摄一个画展的花絮，打算安排在周末晚间新闻的结尾前播出。他派给我如此乏味的工作，分明是公报私仇。不过，恐怕缩头龟造梦也想不到，我竟异常乐意地接受这件平凡的差事。

吸引我的原因，是这个画展的剪采嘉宾，并非什么通讯社派来乱放狗屁的家伙，而是息影多年，被誉为“梨园长青树”的著名红伶桃花月，也就是六十年代最风靡粤剧戏迷的“雪月天剧团”当家花旦，人人都尊称她做月姐。

桃花月的拍档，是反串文武生的霜影雪。两人情同姐妹，每一出由她们合作演出的才子佳人剧目，都迷倒无数粤剧观众。从阔太太到女佣人，均深深被雪姐和月姐在舞台的演绎所感动，再加上戏行内公认的精湛唱腔与功架，这一对梨园姐妹几乎已经混成一体，霜影雪与桃花月是永不分离的并蒂莲。

可惜，金童玉女的神话，却随着“雪月天剧团”的编剧家季寒天病逝而打破。由季寒天替雪姐和月姐度身订造的每一个剧本，都是经过详细考据，曲词优雅，在当时低级媚俗的风气

中，好一股清流。姐妹俩在梨园的成就，季寒天的功劳着实不少，研究粤剧史的学者亦同意这说法。又怎会料到可怕的肝癌，就此夺去这个前途无限的编剧生命，剩下半个未完成的剧本便撒手尘寰。

被誉为“雪月天剧团”灵魂的季寒天逝世，给雪姐和月姐带来沉痛的打击。但这一对姐妹并未因造物弄人而放弃演出，继续聘请新编剧，为剧团创作更多的剧目，尽管她们都明白到，永远无法替剧团回复昔日的光采。

又再经过几年，不知为了什么原因，霜影雪和桃花月突然感到意兴阑珊，宣布退出舞台。她们引迟的消息，在当时轰动娱乐界，势如投下一颗核子弹，戏迷们简直像面临世界末日，甚至有人更扬言要自杀。

二十多年前置身在那个历史性场面的一个小孩子，现在正驾着电视台新闻部的采访车，在天桥上风驰电掣，赶往访问童年时的偶像，并提出一个埋在心底多年的问题。

以我的记者兼摄影师身分，确是接近这位自小倾慕的红伶一个大好机会，因为桃花月近年深居简出，根本绝不会出席任何公开场合。她答应破天荒出席这个画展，完全只因为这是一个纪念霜影雪逝世三周年的油画展览。

不错，在告别舞台以后的日子中，雪姐和月姐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姐妹两人依为命，二十年来，不知多少戏班班主用甘词厚币。亦未能说服两人复出。再度重踏台板合演好戏，已成戏迷遥不可及的梦想。可惜，迫不到的梦，最终仍是要破碎。雪姐在三年前心脏病突发不治。老伴的猝逝，令月姐面对失去季寒天后更难受的创伤。

就好像贬下凡尘失散的金童玉女，戏今世也演不成了。伯牙没有子期，干将剩下莫邪，桃花月失去了她的另一半后，什么大型的救灾扶贫义演，亦未能打动她心如止水的情怀。没有

人知道她为何肯打破惯例，一反常态，在这个展览中露面。城中一位著名画家，用梵高的绘画风格；创作一百幅“雪月天剧团”当年演出时台前幕后的油画，拍卖后筹得的善款，将捐往偏僻山区兴建学校，改善贫困儿童的生活。

从没有人知道，那些拍卖会和义演所筹得的善款，最后是否真的全部落到灾民手上？假如桃花月跟我一样，心中存有这么一个疑问，恐怕她未必会考虑出席这个画展。

蒙面贼持枪胁持人质

我驾着吉普车，在天桥上飞驰，远处就是那座褪色的庞然大物，传说多多的“巫氏大楼”。这条天桥建于两幢大厦中间的马路上。左边是玻璃幕墙的五十层展览中心，也就是那一个画展举行的地点，而位于天桥右边的，则是残破的古老大厦。在阴沉天色下的窗户，好像无数长在怪兽身上的眼睛。

吉普车挡风玻璃外面，不断向前伸延的天桥，忽然间给我一种很怪异的感觉。两幢截然不同年代的建筑物，虽然占用同一个空间，却好像有两个世界存在，而我此刻正准备穿越时空的夹缝，进入从未踏足的神奇秘境。

桥面开始出现交通挤塞情况，令我担心赶不及来拍摄，桃花月从豪华房车走出，踏上红地毯的珍贵镜头。我开始减慢速度，盘算着应变的办法。这种阴晴不定的季节，天雨路滑，前面极有可能发生交通意外。就在我又再发出一声闷哼，踏下脚掣的时候，从倒后镜中发现，尾随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车龙。采访车正位于中间的行车线，四周被其他天桥上的车辆包围，

根本无法扒头，真是糟糕顶透。

车上的无线电，传来一段警方的通讯。由于新闻采访分秒必争，我们的车上都安装有窃听警方电台的设备，故此经常比警员与救护车更早抵达出事现场。

我迅速推高音量，因为听到的，是一宗持械抢劫珠宝店消息。十名手持五六式步枪的蒙面贼，正胁迫店中全部职员和顾客，与包围在外面的警员对峙。警方不断派人增援，特种部队已奉命出动。看来这并非一般劫案，势必成为轰动的大新闻。

当我从警方电台中，听到重复数次的案发地点时，心头登时狂跳，因为被劫的珠宝店，就正位于头顶这座展览中心的地库商场。我只花了两秒钟的时间，便已经作出决定。到底要采访在这幢大厦顶楼会所即将举行的画展，还是采访在地库随时爆发的警匪枪战，似乎已再容易选择不过。

我索性让采访车停在天桥上，冲到后座取出新型的数码电子摄录机，就穿过挤满在天桥上的车辆，奔向桥面贴近展览中心的位置。我一边走，一边用无线电话联络新闻部，无论如何要派人前来，准备现场直播的微波传送工作。

随时爆发警匪枪战

我携着沉重的新型数码电子摄录机，终于跑到桥面贴近展览中心外墙的位置，打算用居高临下的俯镜，拍摄随时爆发的警匪枪战。谁知定神一看，这个最理想的角度，却偏偏停着一辆长型货柜车，车身紧紧贴着天桥的铁栏，根本就不够让一个人钻进车身与铁栏之闲的空隙。

走到货柜车的车尾，那个角度又被另一条天桥挡住视线，再走到货柜车的车头，旁边则已是大厦的玻璃幕墙，完全见不到下面的商场与马路。唯一的办法，就是跨过桥面的铁栏，站在大桥的边缘把镜头拍下。

“不算太高吧？”我从货柜车的车尾探头一看，发觉大桥离地面大约有五层楼高：“跌不死的话，就是终身残废。”我一边咕哝着，一边已跨越天桥的铁栏，踩着只得几寸阔的边缘，小心翼翼地前进。

从摄录机的黑白观景窗中，我发现三名巡逻的军装警员，战战兢兢的站在马路中央，双手紧握着左轮，看来增援的大队人马仍未杀到，试问三柄左轮又怎敌得过六柄五六式步枪？我用变焦距镜头，拍下三名警员的特写，又拍下路人争相走避的镜头，使继续向前行。忽然间，在大厦的商场中，冲出两名头戴面罩，只露出双眼与嘴巴的劫匪。这两个家伙提起步枪，押着两名珠宝店的女售货员做挡箭牌，看来是想杀出一条血路。就在我把这个精采的镜头拍下之际，几乎被其中一名劫匪发现，我侧身躲避时，险些失足直堕街中！

我的左手挤命抓紧天桥的铁栏，右手则抽着电子摄录机机身上面的手挽。在该名劫匪奔出行人路，将手中五六式步枪的枪管指向天桥之际，我及时跨过铁栏，伏在桥面之上。心跳已经到达极限。我用双手按着脑袋，等待子弹横飞的一刻！出乎意料之外，这家伙却并未向我开枪？

下面反而传来警员向劫匪发出的警告，“立即放下武器，释放人质，举手投降！”这警员说话时断断续续，口齿不清，分明是名怕死的新丁。倘若救兵还不赶至，恐怕举手投降的，将会是他们三人。

我伏在天桥上，将摄录机的镜头从铁栏的空隙中伸出，把过程拍下，又再绕过几辆汽车，来到另一个位置，刚好拍到一

辆白色客货车，从展览中心的地库停车场中冲出来。驾驶贼车的劫匪，猛力踏下油门，登时将挡在出口的黄黑相间木栏撞成两截。

另外两名蒙面劫匪，又从展览中心的商场中奔出，一手用黑星手枪指着人质的大阳穴，一手抓着露出几串钻石项链的旅行袋，迅速打开车门，将前后四名人质推进车厢。

单从他们手持的枪械去推测，这些劫匪极可能是偷渡来这城市犯案的。我甚至拍到其中一名劫匪军楼内的红色背心及另一名家伙穿上的草绿色长裤。我迅速拍下一个全景。镜头中一共有六名劫匪，分别胁持五、六名衣着华丽的顾客站在马路中央。远处传来密集警号时，在另一条比较接近地面的天桥上，驶来三辆其他报馆与电台的采访车，跳下好几名自以为捷足先登的行家。

惊心动魄的枪战

这几名记者刚刚从车厢中钻出来，还未举起手中的相机，站在天桥底的劫匪忽然发难向天扫出一排子弹。

突如其来的变化，吓得这几名行家争相走避，用采访车作为掩护，而我却躲在更高的桥面，早就拍下全部过程。

惊心动魄的枪战场面，全被我拍进镜头，可能是过于集中的缘故，根本就听不到背后传出的警号。直到我发现数名骑着电单车的巡警，赶到这条天桥指挥交通时，大队荷枪实弹的警员，已从四方八面掩至，包围着那一群劫匪。

天桥上的挤塞情况逐渐畅通，听到脚下卜卜枪声的司机，

纷纷赶快踏下油门，逃离枪战现场。头顶传来沉重的引擎声。我把电子摄录机的镜头向上一摇，三部警方直升机正从不同方向飞近闹市上空，机上都坐着握有长程来福枪的狙击手。街上再次传来密集的枪声。前来增援的警员，继续跟劫匪火并。

一辆接一辆汽车驶过我的身旁，而巡警亦开始将天桥封锁，阻止后面的车辆前进。接着就驶来七、八辆警车，跳下数十名身穿避弹衣，手持MP5机枪与散弹枪的特种部队成员，迅速占据天桥上各个有利位置。

我提着摄录机，尾随特种部队，利用主观镜头的手法，去捕捉围剿劫匪的过程。其中一名队员，突然转头走到摄录机面前，一手把镜头遮住，指向我的鼻子尖大骂：“立即离开这条天桥，否则将你拘捕。”

我耸一耸肩，正想劝他少安毋躁，桥下又再扫出一排子弹，吓得骂人的家伙连忙伏在地上。我的反应亦不比他慢，及时滚到一辆警车的后面，闪避呼啸而至的流弹。

一部在头顶盘旋多时的直升机，亦这时候降落在天桥之上。从机舱中走出的，是这个警区的指挥官白励仁。

这个出名臭脾气的洋鬼子，弯腰走下停在桥面的直升机，凶神恶煞地朝我冲来：“虚夜飞，我限你二十秒之内，在这条天桥消失。”

“要我在天桥上消失，绝对没有问题，”我根本没有理会白励仁，继续将枪战场面拍入镜头：“不过，你若然有本事，还是令桥下的六名劫匪即时消失吧。”

白励仁怒吼一声，挥手命令下属向我采取行动。我连忙将镜头摇向两名督察，谁知天桥之下，传出隆隆巨响，各人都连忙伏到地上。突如其来的猛烈爆炸，令零星的金属碎片弹到半空，不少更坠落桥面。“当”的一声，一个倒后镜刚巧掉在白励仁的头上，痛得他像杀猪般怪叫起来。

一股浓烟，从天桥底的马路上冒起。我不顾一切，携着摄录机奔到铁栏之前，拍下一辆装甲车被炸成废铁的镜头。脚下这群穷凶极恶的匪帮，原来拥有手榴弹？

从摄录机的观景窗中，我发现焚烧的装甲车面前，蒙面劫匪正胁持着珠宝店的顾客与职员，向地面包围的警员疯狂开火。在劫匪臂弯内的一名贵妇，发出刺耳尖叫。在旁的同党狠狠掴她两记耳光，谁知弄巧反拙，那贵妇反而叫得更大声。其中两名劫匪，发现一辆警车企图接近他们，一立即从袋中掏出手榴弹，狠狠掷向可能坐着谈判专家的警车。摄录机的拍摄掣从未关上，但我已连忙伏在地上，准备面临另一次更强烈的爆炸。

由两颗手榴弹爆炸导致的气流，在天桥上也感受得到，浓烟烈焰直朝桥面冲来。白励仁看来已懒得再理会我，正躲在一辆作为临时指挥中心的警车后面，用无线电对讲机指挥下一步行动。我于是老实不客气，索性奔到伏在桥面的一名狙击手附近，继续采访工作。

我还未举起摄录机，那人已向贴近嘴巴的微型对讲机说：“收到。”就在他扣下狙击来福枪扳机的同一时间，我把镜头急摇到他用望远镜瞄准的位置，可惜已经太迟。

从枪管激射而出的一颗子弹，当然不会等我，早就朝其中一名劫匪的大阳穴钻去。当我对准焦点时，劫匪已中枪倒地。

连环处决两名人质

被狙击手一枪击毙的劫匪，手中握着的胶袋掉在地上，跌

出两盘金饰。其徐的同党眼见兄弟被杀，登时狂性大发，举起五六式步枪向周围乱扫，埋伏在外的数名警员，虽然已穿上避弹衣，但脑袋早已开花。

不过，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其中一名劫匪突然胁持吓得魂不附体的贵妇，走到马路中央，举起握住的黑星手枪，懒得作最后警告，便将枪管压向那名胖女人的太阳穴。包围的警员即时停火，却未能改变劫匪的报复行动。

蒙面劫匪就此扣下手枪的扳机，将第一名人质就地枪决。

“限你们在十秒之内，退后两条街，”冷血凶徒将枉死的胖女人推在马路上，厉声警告说：“否则每迟一秒，就杀多一个人质。”说罢，另一名同党又揪着一名珠宝店女售货员的长发，把她按在地上，用步枪指着她的后脑。

指挥官白励仁鲁莽的狙击行动，已累到一名无辜人质牺牲，哪里再敢轻举妄动，只好立刻命令警员慌忙撤退。

杀得性起的劫匪，又从商场押出两名护卫员，准备大开杀戒。白励仁举起手提扩音器，硬着头皮冲向天桥的铁栏，想与根本就不会守诺言的凶徒谈判。谁知他还未走近铁栏，我从摄录机的观景窗中已拍到两名劫匪，拔去手榴弹上的铁环，狠狠将两枚手榴弹掷向天桥。

我与白励仁拼命奔到桥面的另一端，按着脑袋扑到地上。

我们位于五层楼高的天桥上，劫匪亦非垒球高手，当然未能将手榴弹掷上来。其中一枚被抛到接近马路的另一截天桥，把两辆报馆的采访车炸个正着，数名走避不及的行家被气流抛到半空。另一枚则跌落“巫氏大楼”附近的街角，炸中一辆正在后退的警车，两个火人从焚烧的车厢中扑出，在马路上乱闯，滚到地上时已被烧成焦炭。

在短短几分钟内，商业区的心脏地带浓烟密布，地上躺着两具被冷血劫匪处决的人质尸体。耳畔就只剩下两种声音，除